

2016年是汤显祖、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逝世四百周年。世界上有一个轴心时代，即孔子、释迦摩尼、苏格拉底、耶稣生活的时代。那么，汤、莎、塞生活的十七世纪，或许也可算作是一个文学的“轴心时代”吧。

但是，长期以来，汤显祖其名不显，一般只能在古代文学史、曲谱、戏场偶闻，与莎翁、塞翁在本国及世界文学里的位置及影响不可同日而语。究其因，大约是大家都把汤显祖当做是一位“戏剧家”，而戏曲小说，直至近代以来，才在文学史上有了一席之地。

他的文章曾为当时八股文范文

翻读新出版的《汤显祖集全编》，读到汤显祖因上疏，被贬到广东徐闻作典史，从家乡江西临川一路而来。在汤显祖的名作《牡丹亭》里，柳梦梅从广州城跋涉至江西南安，花了三年的工夫，千辛万苦。汤显祖则只用了数月时间，中途还至罗浮山一游，作诗甚多。其中有一首云：

夜酒朱明馆，参星倚户开。
梅花须放蚤，欲梦美人来。

汤显祖应是知晓“罗浮美人”之典故：一名书生，游罗浮时遇见一位美人，饮酒交谈，不觉大醉，醒来只空余一株梅树。怅惘之情可见。在《牡丹亭》里，书生梦见一位美人（即杜丽娘）立在梅树下，于是易名为柳梦梅，从此历经梦中情、人鬼情、人间情，成就三生因缘。或许《牡丹亭》里的意象、氛围也能从此次罗浮山之游找出若干源头？

汤显祖之所以被贬官徐闻，而有南粤之行，实是因为向明神宗上疏弹劾首辅申时行等大臣营私舞弊。汤显祖此时虽只是南京的一个冷职闲官，但上疏之后便是天下惊，在《明史》的汤显祖小传里也录有这篇疏文。

世人往往将汤显祖视作一位“戏剧家”，写有“临川四梦”四部传奇，而以《牡丹亭》流传最广。其实不然，汤显祖首先是一位典型的明代中后期的文人，一位素有天下之志但无所用，最后寄情于戏曲传奇之“小道”的士大夫。

汤显祖的仕途生涯挫折重重，虽则少年成名，诗文播于世间，他写的文章还成为当时为科举考试而刊行的八股文范文，但他本人的科举之路颇为不顺。多次应试，及至中状元后，先是在南京当了多年的闲官，又一贬再贬，到徐闻当典吏，到遂昌作县令，最后挂冠，不告而去，被朝廷免职……人生看起来就是在抛物线式的下滑，从起点回到终点，在家乡筑园自娱（据说所居玉茗堂很简陋）。

汤显祖这一命运，大半和他本人的性格有关，汤显祖传里称其“小锐”，这既是他外貌的描绘，也可作为他性格的素描。换言之，汤显祖志向高远，性格较为激烈，因此当他进京赶考，和朋友们诗酒往还时，首辅张居正为使其子中举，邀请名士入府接纳，以为其子获取名声。汤显祖拒绝了，因此便有了一次次的落选。

在一次次赴京赶考路途上，不知汤显祖是否有《邯郸梦》里卢生行于邯郸道的梦幻之感？



汤显祖

他的小说成为明代潮流

在南粤之行途经肇庆时，汤显祖曾遇到两位天主教徒，见到“画屏天主像纱笼”，教徒则“自言天竺原无佛”。后来汤显祖又绕道去过澳门。因此在《香山记》一诗里，就有“明珠海上传星气，白玉河边看月光”之句。香山即香山，那时泛指澳门一带。这一段经历，也就留下了汤显祖是否曾见过利玛窦的公案。其时，利玛窦居于澳门，在广东传教已有二十余年，汤显祖所遇就算不是利玛窦，也应是利玛窦的弟子。算起来，汤显祖算是中国最早接触天主教的一批文人了。

他曾游历海南，写有《黎女歌》诸诗

近些年，浙江遂昌与江西临川都在争夺《牡丹亭》的诞生地，有人说汤显祖在遂昌任上开始写《牡丹亭》，回临川后完成。亦有人说《牡丹亭》是在汤显祖回临川后才开始写作并完成。这种争执有一点点“七城争荷马”的样子。但不管《牡丹亭》何时出现，汤显祖的南粤之行，以及遂昌的经历必定在他其后创作的传奇里留下声影。

《邯郸记》即是言“道”，说的是中国人都熟知的“黄粱一梦”，卢生在邯郸道上，一梦之间，度过了中国读书人所梦想的和可能的一生，做官、钻营、权势、遭谗、贬官……其时发出欲求如当日在邯郸道中而不能之哀叹。梦醒后方知只是一瞬。如果说《紫钗记》、《牡丹亭》还是热闹闹的人间《小团圆》，而《邯郸记》则是通过神仙故事，让人在瞬间体悟世间的虚幻，而力求超越。

而《邯郸记》里，当卢生遭谗，幸免于法场之后，被贬之地就是海南。汤显祖任徐闻典史之时，对海南描绘甚多。如在徐闻登高望海南：

珠崖如困气朝昏，沓磊歌残一断魂。
但载绿珠吹笛去，买愁村是莫愁村。

一曲明珠老会稽，客行长忆夜乌啼。
琼湖不解人朝夕，半月东流半月西。

罗浮枝头美人魂

文本特约撰稿
罗孚

汤显祖的南粤之途与《临川四梦》

学，开设书院，宣扬王学，而反对彼时正统的程朱理学。而与达观的交往，更是对汤显祖有着直接的影响。达观即明末四大高僧之一——紫柏尊者，他曾见汤显祖题壁诗，认为有佛缘，后来相见，便一直想度化汤显祖，并给汤显祖起法名寸虚。因之，汤显祖之思想，渐由儒道转为禅宗。

汤显祖的“临川四梦”，虽都是取自传奇小说，但恰好对应了汤显祖以及明代文人的三个世界。《紫钗记》、《牡丹亭》是儒之世界，《紫钗记》说的是霍小玉和李益的悲欢离合，因为黄衫客的侠义行为，最终团圆；而《牡丹亭》则是柳梦梅和杜丽娘的天上地下的三生情，历经地府人间，终得团聚。正如汤显祖在《牡丹亭》的题记里所说“情感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”他以“情”与“理”相对，而自称是“情教”。这又和同时代的徐渭、李贽等狂狷之士精神相通。

此处又要说到《艳异编》，此书有多个版本，其中有一版署名王世贞编、汤显祖摘评。王世贞何许人也？乃是彼时之文坛领袖，而汤显祖则是以《牡丹亭》风行天下，尽管此书之编者、评者至今仍有争议，但是对“艳”和“异”的兴趣，却正好是明代士人及社会的好尚。《牡丹亭》不正是如此么？杜丽娘之“艳”，梦中情、死而复活之“异”，恰好是这部传奇里最突出的部分。难怪尽管很可能这部《艳异编》的评者并非汤显祖，但书商们、后世的文人们都相信汤显祖是这一类选本的标志。而且，《艳异编》之后，又有《广艳异编》、《续艳异编》……成为明代小说的一个潮流。



《牡丹亭》书影



《牡丹亭之惊梦》

有政绩，譬如除虎、兴学，《牡丹亭》里有《劝农》一折，说的是太守下乡，农家的陶然之乐，此戏在宫廷里也常常上演。这里当然少不了汤显祖作为县令去劝农的经验。而且，最有趣的是，在遂昌流传有汤显祖看蚂蚁打架的传说。

《南柯记》写的是佛之世界，以蚂蚁之国为寓言。淳于棼在大槐树下做了一梦，化身为蚁，在蚁国里度过了一个人的生死荣衰之一生。汤显祖写这个南柯的蚂蚁之国的灵感，除了来自佛经，是否也因在遂昌的日常生活的引子？《邯郸记》和《南柯记》写的都是梦，但《邯郸记》是以人来写人的一生，而《南柯记》是借蚁来写人的一生。与邯郸梦相比，南柯之传奇已超越人之世界，而进入更高的境界。

因为不忍矿监的催逼盘剥，或许亦是对宦途和人世的幻灭和悟解，汤显祖终于抛弃了仕途，私自回到家乡临川，开始度过他隐居、写诗文传奇、“自拾檀痕教小伶”的晚年。《牡丹亭》里“标目”的“蝶恋花”一曲恰也是他的心曲：

忙处抛人闲处住，百计思量，没个为欢处，白日消磨肠断句，世间只有情难诉，玉茗堂前朝复暮，红烛迎人，俊得江山助，但是相思莫相负，牡丹亭上三生路。同